

于晴作品集

吉祥娘



27

没一个不被桃花香给呛得晕头转向的，
谁料他还一脸无辜道自己只不过是傻笑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82130
I247.57-51

10
:27

子晴

作品集

吉祥娘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于晴作品集、台湾于晴著·—呼和浩特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
2001. 11

ISBN7—204—03243—8

I 于… II 吉… III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62245 号

于晴作品集

吉祥娘

于晴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 印刷

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7—204—03243—8/1·557 定价：9.80 元

作者简介

于晴原名范静郁。在台湾新生代女作家中，于晴和席绢是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的比翼鸟。

这是两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，她们文化都不算高，不过是专校毕业生，相当于大陆的中专吧。出道都很晚，席绢是1993年发表处女作的，于晴也在此时一炮走红，席绢以处女作《交错时光的爱恋》席卷台湾。于晴与席绢不同，初时平平，越写越火，到最近的《金锁姻缘》、《龙的新娘》简直有红透港台之势。这两个万盛的“当家花旦”竞赛似地成长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加上另两位女作家，林晓筠和沈亚，把素以武侠之霸气雄踞榜首的台湾俗文学出版界闹了阴盛阳衰。四小名旦每人以每月一部的速度推进，简直令人瞠目。

相比之下于晴虽也是纯情一族，但运思添了许多匠心。以《为你收藏片片真心》为例，自命风流，向往自由害怕婚姻束缚的“五剑客”，他们坚守独身主义，一直固守心中的感情堡垒，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极佳的防护，然而，在遇到了似乎“前缘命定”的女子以后，一个个瓦解了独身主义的防线，在爱神的如唤下，他们一一弃甲投降。

作者执着地热爱今天的生活，她鄙夷封建社会嘲讽封建社会，她也傲视未来，她对今天情有独钟。她在献给读者美妙的爱情故事的时候，毫不隐瞒地端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。至此，于晴目前创作的爱情小说已全部推出，可以预期大陆广大青年读者继琼瑶之后又将掀起一股于晴热。

楔 子

她叫凤鸣祥。

凤姓是义爹取的。当他在破庙前捡到她时，他以为捡的是个男娃儿，带回庄园里让她改姓龙后，才发现她是女孩家。

当时，她好害怕，害怕义爹不要她，将她丢回破庙里自生自灭，但是，义爹真是个好人，在错愕之后笑着接受她的性别，差人重新订做一套又一套的女娃装，送进她的房里。

“原来，是女孩啊……这也好，你的面相……正好……”义爹的大掌揉着她的头发。

不知为何，义爹的抚揉虽然很温柔，却让她浑身上下不对劲起来。

两年后的今天，她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义爹的真面目。

“是谁？”义爹轻柔的嗓音如鬼魅般的传来。

她躲在树丛后，缩成一团，小小的手臂恐惧地环住头。

她只不过睡不着出来走走啊！

为什么要让她发现义爹这么可怕的一面？

从她开始学起义爹教的内功心法后，她一直饱受失

· 吉 样 娘 ·

眠之苦，每天晚上她难以入眠，却不曾走出房门外。今晚她打开窗子，突然听见远处传来哀号声……鲜明得仿佛就在耳边响起，于是她一时好奇循声前来。

在黑夜里她竟能清楚地看见每一条碎石路上的石纹，清晰地听见远处的每一声惨叫与低喃。她快步上前，躲在树丛后赫然发现！

天啊，好奇心只会害死她！

“余管事，你说，半夜里会是哪个小家伙偷溜出来呢？襁福？寿儿？还是鸣祥？”义爹轻哑的声音吓得她全身汗湿，眼泪不停地掉出来。“我猜，是鸣祥。襁福瘸了腿；寿儿被我教养成一头野兽，该睡的时候就睡，该醒的时候她也不会违背生理的本能。那，就是练武练到快走火入魔的鸣祥了？”

他仿佛在自言自语，却一字不漏地传进她的耳里。她震惊地瞪着自己的双手，她快走火入魔？为什么一点征兆都没有？

她才练武两年啊……甚至，因为身骨天资的关系，她练得没有司徒寿来得勤快啊。

义爹在收养她时，身边已经有一个叫襁福的女孩了。后来，在收养她一年后，突然又带回一个小孤女，司徒寿。从此他像收养孩子收养过瘾了，陆陆续续的，他又带回不少小女孩，但她隐约发觉义爹对她们三人最为看重，而其中……看她的眼神最为诡谲。

那种眼神……如今想来，几分暧昧，几分亲密，像是看世上最亲近……让她好想吐。

她与同龄的襁褓一向谈不上深感情，但对义爹后来收养的司徒寿则充满疼惜，她当活泼天真的寿儿是妹妹啊，可是，不知不觉中，寿儿愈变愈奇怪，变得好像失了原有的性子，让她愈来愈害怕，时值今日，才发现全是义爹从中搞的鬼！

为什么现在才发现？明明自己心里已经隐约有所不安了，却不愿醒来正视这一切虚假的幸福。她以前就觉得奇怪，义爹年轻俊俏又有一身的文武修养，为什么始终未曾娶妻？

“鸣祥，出来。”

她震动了下，恐惧从心底渗到四肢，让她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

“你不要害怕，义爹只是处置不忠之人。你该明白，义爹生平最无法容忍的就是背叛我的人，即使，是养育你们的余管事也一样。”

他的声音充满邪魅，让她的心神差点迷惑了。冷风吹来，迅速冷醒她残存的理智。

义爹骗人！

她的耳力极佳，早在接近树丛后时，就听见余管事是为了救她们出去，而惨遭义爹的毒手……有谁会下手这么狠，将一个老人家分筋挫骨，碎了他一身的骨头，将他叠成一团烂泥后，还残忍得留他最后一口气来目睹自身的下场？

她的下场……也会这样吧？

“鸣祥！”他有些不悦了。

· 吉祥娘 ·

她吓得把自己紧紧抱住，深沉的惧意让她双腿发软，泪流满面也不敢应声。她不要出去，她会死的，会死的！让她在睡梦中死也就算了，她不要像余管事那种痛苦的死法，可是，她逃不了了，逃不了义爹的魔掌了……

脚步声响起了，每一步都像天打的巨雷，愈来愈近。

她紧紧捂住嘴，不让尖叫脱口。

“不出来，等我抓到你，你可要受罚的。”义爹柔声说道。

突然间，她听见有人翻出树丛的声音。

“是我！”一男一女同时叫道。

“寿儿……还有你？”

义爹的声音难得充满惊讶与不信。

“是我啊，义爹，不是鸣祥。”司徒寿娇软地说道。

“这么晚了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凤鸣祥轻颤地微微探出脸，借着月光看见司徒寿天真地搔搔头发，说道：

“我也睡不着啊。为什么只能鸣祥睡不着，寿儿却不成？不公平！”

“因为她要走火入魔了。”义爹挑高眉，看向另一头跳出来的少年，薄薄的唇微勾起，透着诡谲的黑瞳注视着他。你不是襁褓救回来的忠狗吗？半夜里你又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睡不着。”少年冷冷说道。

蹩脚的理由，连凤鸣祥也不信。

她虽与襁福没有亲热到姐妹般的感情，也知道半年前襁福救回的少年有多么地黏着襁福，她更知义爹因此而有些恼怒。

在这座庄园里，所有的女孩都等于是义爹的女儿，听着他的每一句话、依着他每一次的脸色做事，唯有这个少年压根不理睬义爹的。

“哼，睡不着吗？”月色下，义爹俊美的神色诡异，仿佛就算襁福此刻在场，他也不以为意。撇开对少年的注意，他拉起司徒寿的小手往瘫成一团的余管事走去。“寿儿，义爹平日待你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有多好？是天底下待你最好的人吗？”

“义爹是待寿儿最好的人。”

“那么，如果有人背叛义爹呢？”他往少年看去，踢起地上两把长剑。“你瞧，是平常照顾你的老管事呢，他背叛了爹，想将你们带我身边。”

躲在树丛后的凤鸣祥睁大了眼，蓦然明白义爹言下之意，又见义爹的嘴一张一合跟少年说了什么。她恍神了，一时眼睁睁地看着司徒寿与少年接过长剑，毫不考虑地反手一勾，把尚存一息的余管事活活地给分尸。

她捂住嘴，瞪着那颗断头滚到附近来，死不瞑目的双眼尚暴凸着。他当然死不瞑目啊，寿儿是他最疼的孩子，到头来却遭她亲手残杀……

司徒寿怎能这样待他？怎能！

· 吉 祥 娘 ·

凤鸣祥勉强让自己的眼睛抽离那颗断头，往司徒寿看去。

月光下，司徒寿嗜血地舔着飞溅到手背上的鲜血，黑色的眼眸果真像头噬人的野兽，小嘴还扬着笑！“寿儿，你对义父真好。你们这几个里，义爹最信赖的就是你了。对了，你睡在鸣祥的隔壁，出来时看见她睡了没？”义爹滑若天鹅绒的声音再度让凤鸣祥屏住气息。

司徒寿如妖兽般的眸子出现短暂的迷惑，随即隐去，天真说道：

“她早就睡了。”

“是吗？今晚……她倒是出乎意外啊……”

沉吟的声音敲打在她心版上，她提心吊胆着，生怕他说出什么可怕的话来。

她一向不笨，只是被美梦蒙住心智不肯醒来，如今想来，褴褛的瘸腿必是义爹下的手；而司徒寿已经被他弄得人不人、兽不兽的。那她自己呢？她已经要走火入魔了吗？

这也是义爹一步步的计划吗？把她弄得走火入魔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？

他收养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

等他们离去之后，她才双腿虚软地爬出树丛后，满脸是泪地注视余管事苍白僵硬的脸。

“对不起……对不起……”她哭道，连手也不敢伸出去合上他的眼。

余爷爷有多疼她们，她是一直惦在心里的，可是

……可是她好害怕……

“对不起，余爷爷……鸣祥的名字是你取的，可是我……已经完了，逃不走了……义爹在我身上动了什么手脚，我都不知道……”

如果有一天，她醒来后变得跟司徒寿一样，她也不会太感惊讶，她怕死，也怕失去自己的意志啊。

为什么她的命会跟旁人不同？为什么义爹要看中她？

鸣祥、鸣祥，她空有其名，却从来不曾得到一丁点的吉祥。

她的恐惧，有谁明白？不停地想着义爹到底在她身上下了什么手，何时她会像寿儿一样？何时她的走火入魔会逼死自己？她宁愿不知这一切，也好过不停地想着，不停地逼疯自己啊。

怀着这样的恐惧，在数年后，司徒寿、襁福与她合力手刃了义爹，将他的尸身埋起，重新过活。

第一章

十二年后，灰蒙蒙的天空起了响雷，未久，狂风大雨倾盆而下。在少有人烟的野外一抹黑影飘忽在新芽初长的林子里。

龙不祥微微眯起眼，双足几乎不点地地追进林中。他的轻功已是颇佳，加以内力深厚，却始终追不上那个黑影人。

为什么？

原本，他在城里客栈等着同伴回来，等了两天多还不见归来，便想到城外走走，没有想到一出城就见到熟悉的背影……明明人死不能复生啊，为阿会在此地瞧见响雷又起，大雨淋了他一身湿。他微微懊恼地停下脚步，双眼静静搜寻着林中极有可能隐藏人身的地方。

“要是他死而复生……”一想到这个可能，心底就窜起一阵轻颤，但随即被他强压下去，双眸突迸杀意。要是那人真的活了下来，说什么他也不能再让那人毁了他们全部。

大雨打在身上，他浑然不觉，敏锐地透过眼耳，搜刮四周的景象与声音。

难道是他自己眼花了吗？他忖思道。入了林子追到此处，就再也没有任何踪影……

他的眼力一向好得过分啊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雨这么大，不避是想要得风寒吗？”

后头突然冒出个声音，让龙不祥惊吓得差点跳起来。他立刻旋过身，仰头瞧见一个……年轻俊美的男孩。

清俊的娃娃脸一看就知不及弱冠，高鼻厚唇，一脸极重的桃花相又带点老实样，肤色略沉，下盘极稳，衣衫有些破旧……他应是个有武功底子的人。

“那里有废屋，快！”娃娃脸的年轻男孩见他呆呆看着自己，干脆伸手探向他。

才刚触及他的手掌，龙不祥便回过神，直觉要翻掌抽回，年轻男孩的手掌仿佛起了粘黏膜，顺着他的掌心翻上翻下几回，在转瞬间握住他的手心。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他暗暗吃惊。

“避雨啊！”年轻男孩紧紧握住他的手，硬拉着他跑向右侧远处的废屋。

一进废屋，就瞧见屋内已有几名汉子围着火堆取暖，龙不祥面不改色地站在门槛前，状似不经意地一一扫过那几名汉子，确定其中不会有方才追踪的背影，才暗松口气。

“莫兄弟，我道你怎么突然跑出去了，原来是找同伴啊。”

莫不飞傻笑地搔搔耳，道：

“他不是我同伴，是刚才我瞧见他在外头淋雨，就拉他来躲避。”

· 吉 祥 娘 ·

“你倒真是好心啊。”

莫不飞转头向他笑道：“你一身都湿了，把衣服先脱下来烤烤，免得着凉就不好了。”

龙不祥暗暗吃惊他的笑颜竟能让自己心跳加快，连忙撇开视线，又瞥到自己的手还被他紧紧握住，便赶紧用力抽开，说道：

“多谢兄台好意，我在门口避雨就行了。”

★ ★ ★

他露出客气的笑，随即退了几步，走到门前的阶梯上坐下。

午后的大雨来得极狂，斜斜飞坠在屋檐上。他虽坐在矮阶上，但过大的雨势仍有部分打在他的身上。

总好过跟里头的汉子相挤吧？他忖思道。想起屋内的几名汉子绝不是什么良善之辈，怕是士农工商里都没有他们的分儿。

忽地，长衫落在他的头上。他脸色不曾变过，侧身瞧见那个桃花脸的年轻人一脚跨坐在身边，向他傻笑道：

“我叫莫不飞。”

那笑容又让他心跳了一下。“啊……在下，龙不祥。”他礼貌性地回答。

“龙不祥？”莫不飞呆了会儿：“有人会取这名字吗？”

“你不也叫莫不飞吗？”

莫不飞露出傻笑，搔搔耳，道：

“是啊，有人还笑我是注定飞不起来的鸟儿呢。”停顿一会，忽然发现自己好像说错话了。他是飞不起来的鸟儿，那龙不祥岂不是带着不祥之人？

他刚下山几个月，与他说过话的人有限，一时还不习惯将心里想的硬藏在肚里。他不好意思地咳了下，赶紧把旧长衫盖住龙不祥纤细的身子。

“瞧你病恹恹的，小心一淋雨就着凉了。”他很好心地说道。方才在雨中一握龙不祥的手腕，就暗暗吓了一跳，没见过男人的手腕这么细的；再一看他苍白的脸色，就觉得江南的男人很“弱”，很让他害怕这个男人随时会倒地。

“谢……谢谢。你不冷吗？”长衫里隐约有一股陌生的男人味道让龙不祥十分不习惯，却又不得不接受此人过度的好心。后来他见莫不飞的目光专注落在自己湿透的长发上，像要把他的衣服脱了来替自己擦头发……他赶紧转移莫不飞的注意力，道：

“淋一点雨而已，算不得什么的，莫兄弟，你别顾着我，进去取暖吧。”

“我也不想待在里头，很闷，而且我也不冷。”莫不飞露出傻笑道。

“喔……”小心地将视线落在滂沱大雨里，不再看令人心跳的桃花笑颜。

雨下得极大，所有的雨声几乎盖住了林中所有可能

· 吉 祥 娘 ·

发出的声响，这才发现就算从这个角度探出去，要能看见方才他在林中的身影几乎不可能，这个莫不飞怎会发现他的存在？

“我刚从北方一路南下，盘缠也花得差不多，正好一路上都有废屋、破庙，不然可惨了。”莫不飞热情地说道。

啊，我可没要跟他聊天吧？龙不祥想道。

不等他接口，莫不飞又叹道：

“不知道到‘天水庄’还要多久……”

“你要上天水庄？”

莫不飞搔搔耳朵道：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跟天水庄有……生意上的往来？”实在不像。

★ ★ ★

士农工商里，这个莫不飞倒像个农夫。

“没有。我……”

莫不飞停顿一会儿，露出惯有的傻笑，咕哝道：“其实我也很委屈啊……我已经忍了两个多月，再忍下去我会发疯……他看起来是很普通，但是很顺我的眼……”

应该是个好人吧……”

龙不祥听了老半天，才明白他是在自言自语。也不怕人偷听吗？他怎么知道好人跟坏人的差别在哪儿？

正打算开口要他不方便说就别说了，忽见莫不飞炯炯的目光对上自己，整个高瘦的身子倾向他。

“龙兄弟，你听过天水庄吧？”

“南方人都该听过吧。”他不动声色地想要避开点，莫不飞浑然不觉，反而靠得更近了。

“那，凤鸣祥你听过吗？”莫不飞期待地问，一双桃花眼眨巴眨巴地望着他。

啊？原来，他是怀着这个目的啊……

“你不清楚？”莫不飞以为他未曾听过，讨喜的娃娃脸皱成一张苦瓜相。

“唉，我实在太可怜了……”

“可怜？”

“是啊，我是一个很死心眼儿的人。你知不知道其实我……一直还没讨个妻子？”

啊？他没娶妻跟凤鸣祥有什么关联？“是吗？”

“若是讨了妻，说什么我也不肯来这一趟的，正因为我没讨，所以，被逼着来了。”莫不飞非常可怜地说道。一瞧见他兴味盎然地倾听着，说得更起劲了：“你算过命吗？我刚出生的时候曾经给人算过，说我姻缘在南，我本来不以为意的，后来若不是赵叔……对了，你算过姻缘吗？”

龙不祥迟疑了下，嘴角勾起温吞的笑来，答道：

“是有人帮我算过。我一生几乎没有姻缘，我义父跟义姐只提过我命盘中有大鹏展翅，是何意我就不清楚了。”他忆起义爹留下的手书中提到当年推算的姻缘中